

說何等，云何說—— 論「云何」體詞性主語用法的來源與演變*

曾昱夫**

提 要

「云何」與「何等」為漢譯佛經中常見的兩個疑問詞，兩者原本具有不同的語法功能及語義表達重心。然而透過《菩薩地持經》與《菩薩善戒經》兩部同經異譯的佛典對比的結果來看，「云何」與「何等」已可出現在相同的疑問句式，表達相同的語義概念，顯示原有的分工已產生混同的趨勢。本文分析兩個疑問詞在兩部譯經中的使用情形，指出這一趨同的現象，涉及語法結構的改變，以及語義概念的轉移。在句式結構重新分析與語義概念出現歧義的雙重作用底下，因而導致「云何」逐漸朝向「何等」趨同的演變結果。

關鍵詞：疑問詞、體詞、云何、何等

* 承蒙學報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諸多寶貴意見，筆者受益良多，特此致謝。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106年6月28日；接受刊登日期：106年11月26日。

一、前言

北涼曇無讖所翻譯的十卷本《菩薩地持經》（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經號1581）、劉宋求那跋摩翻譯的九卷本《菩薩善戒經》（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經號1582），與唐玄奘所翻譯的一百卷本《瑜伽師地論》（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經號1579），是屬於同經異譯的佛經。其中玄奘所譯為全譯本，曇無讖與求那跋摩所譯，則是節譯本。不過，兩經雖同屬節譯本，但分別是北方與南方較早翻譯出來的菩薩戒經典，因此歷來也都引起了許多前輩學者的關注。加上這兩部佛經的翻譯內容相當，年代相近，且從分佈地域來看，一部經譯出於北方姑臧，一部經則譯於南方的建業，此一地域空間上的分布，與同經異譯的性質，提供了兩部佛經可資比對的研究價值。在實際分析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菩薩地持經》（下文簡稱《地持經》）與《菩薩善戒經》（下文簡稱《善戒經》）兩部佛經，對於疑問詞「云何」與「何等」的使用，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因而引發了我們進一步探究的興趣。

「云何」與「何等」是漢譯佛經中常見的兩個疑問詞，在北涼曇無讖所譯的《地持經》與劉宋求那跋摩所譯《善戒經》裡，亦不乏這兩個疑問詞的用例。根據文獻資料反映，「云何」一詞出現的時代很早，「何等」則是後起新興的語詞。周法高（1959）將「云何」區別為四種用法：一是表「多麼」的意思，如《詩·小雅·何人斯》：「壹者之來，云何其吁！」二是表「何故（為什麼）」之意，如《詩·唐風·揚之水》：「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三是置於述語前作副詞，表疑問，義為「如何（怎麼）」，如後漢支讖譯《文殊師利問菩薩經》：「我諦聞之，即叉手問佛：『當云何作火而不用薪？』」第四為「云何」單用作述語，亦表「如何」之意，如《史記·司馬穰苴傳》：「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¹這些例子顯示疑問詞「云何」原本是屬於謂語性的語詞，主要擔任述語或狀語，用以詢問原因或方法。魏晉以後，「云何」的語法功能逐漸擴大，除狀語、述語外，亦可出現在主語或賓語的位置，從而逐漸演變成體詞性的語詞。例如盧烈紅（2008）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云何」在語法功能的拓展上，主要呈現兩點特色：一是除作謂語、狀語之外，還能作主語、賓語、定語，語法功能臻於齊備；二是作主語的功能頗強，有些文獻中主要用作主語。²說明

¹ 周法高著《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九，1959年（據1994年）），頁182-183。

² 盧烈紅著〈魏晉以後疑問代詞「云何」的發展與衰亡〉，《長江學術》第4期，2008年，頁95。

「云何」衍生體詞性功能的發展趨勢。³

「何等」一詞，根據魏培泉（2004）的研究，約於兩漢時期開始流行使用，他說：

「何等」在西元前後一世紀就已經相當的流行。「何等」的「等」原含有「等第」「等類」的意思，到了西元前後一世紀時可能還保有實義，此時的「何等」就含有「什麼樣的」「哪樣」「哪個方面」的意思。無疑的，「何等」後來用如現在的「什麼」，可以是有關於事物的類別、內容，甚至行為的方式。⁴

又云：

問類屬一直是「何等」的基本用法。可是問類屬難免會延伸到該事物的內含，所以至少在東漢時，「何等」就已不只是問事物的類屬了，有時候似乎還牽涉到行為的方式。⁵

從句子結構來看，「何等」基本上是一個體詞性的語詞，如楊如雪（1998）分析「何等」在支謙與鳩摩羅什的四部譯經裡，主要擔任判斷句主語、賓語、介詞賓語和定語，還有少數擔任敘事句主語的例子。⁶故疑問詞「云何」與「何等」在漢語裡，原是分別具有不同功能的兩個疑問詞。

然而由於「云何」在語法功能及語義概念上的擴展，使得它在主語的位置上，逐步產生了與另一疑問詞「何等」相同的用法。例如在《地持經》與《善戒經》同經異譯的經文比對中，便可發現原先兩個詢問功能不同的疑問詞，已呈現出趨於混同的跡象，如：

（1）有十法具足菩薩道、摩訶衍攝。云何為十？一者持，二者相，三者翼，四者淨心，五者住，六者生，七者攝，八者地，九者行，十者安立。（地持經 T30n1581_p0888a12）

³ 俞理明（1993）已指出「云何」本是一個謂詞性疑問詞，並列舉「云何」在佛經中擔任主語、賓語、定語等例句，說明它已不限於謂詞性，而是兼有體詞性，與「何等」相似的現象。不過該文僅列舉佛經文獻的例句，對於「云何」的演變情形，並沒有作進一步的論述。（參俞理明著《佛經文獻語言》（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169-172。）；李建生（2008）比較支謙《佛說維摩詰經》和鳩摩羅什《維摩詰所說經》，也指出「云何」作主語呈現大幅增長的趨勢。（參李建生著〈兩部《維摩詰經》「云何」歷時研究〉，《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2期，2008年，頁94。）

⁴ 魏培泉著《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年），頁242。

⁵ 同上注，頁243。

⁶ 楊如雪著《支謙與鳩摩羅什譯經疑問句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頁122。

(2) 菩提之道有十法，則能攝取一切善法。何等為十？一者支、二者翼、三者淨心、四者行、五者有、六者因、七者器、八者地、九者方便、十者住。(善戒經 T30n1582_p0962b18)

(3) 有六波羅蜜，是菩薩種性相，令諸眾生知是菩薩。云何為六？謂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地持經 T30n1581_p0888b20)

(4) 菩薩性者，有六種印。以是印故，一切眾生則得識知此是菩薩。何等為六？所謂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善戒經 T30n1582_p0963a09)

上舉例 1-4 為相互對應的兩組同經異譯的經文。在這兩組對比的經文裡，《地持經》所用的「云何」，在《善戒經》中都譯作「何等」，顯示「云何」與「何等」可出現在相同的句式裡，語法功能基本相同。這同時也顯示出了「云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確實已成為體詞性的語詞。不過，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素，影響了「云何」向「何等」趨同的發展？其演變的過程又是如何？上述這些問題，少有學者進行討論。因此本文的撰寫，即是希望透過分析《地持經》與《善戒經》兩部譯經中「云何」與「何等」的使用情形，藉以探討疑問詞「云何」拓展、演變的過程。

二、《地持經》與《善戒經》中的「云何」

關於「云何」與「何等」在《地持經》與《善戒經》中的使用情形，基本可以從語法結構與語義功能兩個角度進行探索。語法結構主要透過「云何」與「何等」在句子中所處的位置，觀察該詞與其他語詞之間的語法關係；語義功能則可利用前後文句的語境，從而判斷「云何」與「何等」所表達的語義內涵。不過，語境的判讀有時不易區分究竟是屬於「原因詢問」、「方法詢問」，亦或是「事物內容詢問」，因此本文在分類統計的數據上，僅就 CBETA 電子佛典資料庫的語料來源，針對語法結構部分進行檢索與歸納。語義功能方面，只就具體可判讀的經文，作為討論的依據。根據本文的統計，「云何」一詞在兩部譯經中的使用情形如下表一：

表一：

	地持經	善戒經
(Sub)+云何+VP	19	23
(Sub)+云何+PP+VP	1	6
(Sub)+云何+Adv+VP	4	25

云何+名/為/名為+NP	14	44
云何+名/名為+Sub+VP	0	7
云何+是+NP	1	0
云何+為+數	13	0
云何+數	2	0
云何+NP	174	68
云何+Sub+VP	20	15
總計	248	188

根據上表，「云何」大致上可分成底下幾種用法：

(一) 擔任狀語，詢問原因或方法：

在《地持經》與《善戒經》裡，「云何」可以作為謂語動詞的修飾成分，或者是擔任整個謂語詞組的修飾成分，「云何」屬疑問副詞⁷，用以詢問方法或原因，表「怎麼樣」或「何故（為什麼）」的意思，例如：

(5) 云何知一切法離於言說？此施設假名自相諸法，所謂色受想行識乃至涅槃，當知假名無有自性，亦不離彼有。言說行處，言說境界，如是無有自性，如言語所說，亦不一切都無所有，如是無所有，亦非一切都無所有。(地持經 T30n1581_p0894a19)

(6) 云何不亂心聽法？有四行：一者一心，二者側聽，三者定意，四者一向專樂聽受正法。(地持經 T30n1581_p0904b26)

(7) 菩薩初作是思惟：「如我不欲令他殺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手石杖等觸惱於我，如我不欲不喜，彼亦如是。云何以此加於他人！」以是故不惱於彼。(地持經 T30n1581_p0917c15)

(8) 又我身及彼，俱是一切有為行苦。彼無智故，於我性苦更增其苦；我今有智，云何復欲重加其苦？又復聲聞自利，尚不以苦加於他人，況於菩薩廣利眾生。(地持經 T30n1581_p0918c02)

(9) 世尊！現在若入涅槃，我當云何分別了知聲聞禁戒、緣覺禁戒、菩薩禁戒。世尊！說我於持律中為最第一，我今不知毘尼方便，云何當說？今者多有大比丘僧、諸菩薩僧，唯願如來具示廣說。(善戒經 T30n1582_p0961c10)

⁷ 楊如雪著《支謙與鳩摩羅什譯經疑問句研究》，頁 169-175。

(10) 菩薩摩訶薩云何能知是八種謬？應推四事。何等四？一者推名，二者推物，三者推性，四者推分別。(善戒經 T30n1582_p0970c19)

(11) 汝自不能如法而住，云何教他？汝今方應從他受法，云何反更為他說法？(善戒經 T30n1582_p0975a27)

(12) 菩薩修集如是二法，得信解心。求法者，求何事？云何求？何故求？(善戒經 T30n1582_p0976c16)

上舉例 5-8 為《地持經》的用例，例 5「云何」位於動詞組「知一切法離於言說」之前，後文「當知假名無有自性，……亦非一切都無所有」一段敘述，是辨認一切法離於言說的作法，故推論「云何」乃用以詢問方法，表達「怎麼樣」之意。例 6「云何不亂心聽法」，「云何」位於否定副詞「不」之前，修飾整個謂語詞組，後文「有四行」為針對「不亂心聽法」的方法說明，故可推知「云何」亦可歸於詢問方法一類。例 7「云何以此加於他人」，「云何」位於介賓詞組之前，修飾整個謂語結構「以此加於他人」。語意上，前文有「如我不欲不喜，彼亦如是」，表明自己不願之事，他人亦當如此，亦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故「云何」可解釋為「何故（為什麼）」，用以詢問事物的原因，帶有反詰的語氣。例 8「彼無智故……更增其苦」與「我今有智，云何復欲重加其苦」乃相對反的說法，故「云何」同樣具有反詰語氣的用法，表「何故（為什麼）」的意思。例 9 至 12 出自《善戒經》，例 9「我當云何分別了知聲聞禁戒、緣覺禁戒、菩薩禁戒」，意指世尊若現在即入涅槃，我將無法分別了知聲聞、緣覺與菩薩禁戒之不同，「云何」表「怎麼樣」之意。後文也是以「不知毘尼方便」、「云何當說（怎麼樣說）」之由，希望如來「具示廣說」。例 10「云何能知」即「怎麼能夠知道」，故後文接以「應推四事」。例 11「汝自不能如法而住，云何教他」，指「你自己都不能如法而住了，怎麼能夠教他」的意思。後文「汝今方應從他受法，云何反更為他說法」在釋義上可釋為「你現今應該從他受法，為什麼卻反而為他說法呢？」例 12「云何求」即「怎麼求」之意。這些例句中的「云何」，或者出現在謂語動詞之前，或者位於整個謂語詞組之上，顯示「云何」在句子中主要擔任狀語修飾語的功能。

(二) 擔任狀語，位於句首，用以詢問方法或原因：

魏培泉（2004）指出用來詢問原因的「云何」，在東漢以後的佛經語料裡，可以放在主語的前後，同時還有看似詢問方法，卻置於主語之前的例子。⁸楊如雪比較支謙與鳩摩羅什譯經疑問句的異同時，也提及「云何」出現於句首的用法，她說：

⁸ 魏培泉著《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頁 253。

支謙原因詢問的「云何」，語序較自由，不過仍以出現在句首為主，《大明度經》「云何」八次原因詢問，有五次「云何」在句首（包括主語省略的句子），兩次在主語之後，……《維摩詰經》只有一例原因詢問，出現在句首。鳩摩羅什原因詢問的「云何」語序可以說相當固定，《小品經》二十次原因詢問中，有十五次在句首，只有五次在主語或其他的狀語之後。至於方法詢問「云何」，在當時主要出現在主語之後，支謙《大明度經》二十四次「云何」的方法詢問中，有四次出現在主語之前……鳩摩羅什《小品經》六十四次的方法詢問的「云何」有二十二次出現在主語之前。⁹

這類句式也同樣出現在《地持經》與《善戒經》的經文之中，其例句如：

（13）云何此十因生一切世間事？云何生一切煩惱？云何生一切清淨？……（地持經 T30n1581_p0903b15）

（14）云何菩薩心無疲厭？有五因緣，修正方便而不疲厭：一者菩薩性自有力而不疲厭；二者於不疲厭數數修習而不疲厭；三者方便所攝，精進勇猛，自觀前後，所修轉勝而不疲厭；四者深利智慧思惟成就而不疲厭；五者於諸眾生深起悲心，常等哀愍而不疲厭。（地持經 T30n1581_p0928c06）

（15）云何菩薩善知諸論？是菩薩於五明處，名身、句身、味身，從他所聞，具足攝受，誦習通利。從他聞義，善能思量。如是菩薩知法知義，於法於義已受不忘。未修習者，漸漸增進，聞思究竟，次第成熟，得喜淨心。菩薩如是行者，無量滿足，善知諸論而不顛倒。（地持經 T30n1581_p0928c11）

（16）菩薩摩訶薩欲學菩薩戒者，當修信解，常樂求法，常樂說法。……云何菩薩修集信解？明信三寶及其功德，信佛菩薩不可思議，信真實義，信有因果，信諸眾生有種種業種種業果。……（善戒經 T30n1582_p0976c05）

（17）云何菩薩能忍眾生打罵等苦？菩薩爾時復作是觀：「我於過去為五欲故，備受眾苦。在家作務，耕田殖殖，受種種苦。親近國主，市買販易，多受眾苦。我於爾時雖受如是種種大苦，不得利益。若我今為度眾生故，受諸苦惱，當得利益。我若當得大利益者，應受無量不可計苦。」作是願時，菩薩則能堪忍眾苦。（善戒經 T30n1582_p0986a04）

例 13 出自《地持經》，在此段經文的後面，則為敘述「隨說因、以有因、殖殖因、攝因、生因……」等世間事生成之因，最後並有如下一段文字敘述：

⁹ 楊如雪著《支謙與鳩摩羅什譯經疑問句研究》，頁 174。

彼一切以有因乃至自種因，悉名共事因。以一切和合生故，名共事因。霜電災害，障礙破壞，是名相違因。彼不具不障，是名不相違因。諸餘一切世間事，皆十因所生，隨所宜應當知。（地持經 T30n1581_p0903b26）

「諸餘一切世間事，皆十因所生，隨所宜應當知」，說明「云何此十因生一切世間事」，所表達的乃是對於世間事物生成過程的詢問。此例後面兩個疑問句形式，可視為「云何（此十因）生一切煩惱」、「云何（此十因）生一切清淨」省略主語「此十因」之後的問句，故後文的解釋內容，即就煩惱十因與清淨十因如何生成一切煩惱、一切清淨的過程作說明。並且從同經異譯的角度觀察，與例 13 相對應的《善戒經》經文翻譯如下：

（18）如是十因云何出生一切世法及出世法？云何斷生死？云何不斷生死？（善戒經 T30n1582_p0977a29）

兩相比較，可以看出「云何」在兩部同經異譯的經典裡，正是處於主語之前與主語之後的差異。而就《善戒經》「云何」一詞的位置來看，此時的疑問詞「云何」，仍是屬於疑問副詞的性質。

例 14「云何菩薩心無疲厭」，可釋為原因詢問的用法，故後文答以「有五因緣，修正方便而不疲厭」。例 15「云何菩薩善知諸論」，則可釋為方法詢問的問句，故後文說明「從他所聞，具足攝受」、「未修習者，漸漸增進，聞思究竟」等法，以及「菩薩如是行者，無量滿足，善知諸論而不顛倒」的論述。

例 16-17 兩例引自《善戒經》，其中例 16 前文有「菩薩摩訶薩欲學菩薩戒者，當修信解」，指明欲學菩薩戒，應當修習信解，故接著問「云何菩薩修集信解」，乃針對修習之法的詢問，所以後面「明信三寶及其功德……」都是就修習之法的解說，因此疑問詞「云何」乃屬方法詢問的用法。例 17「云何菩薩能忍眾生打罵等苦」，後文敘述菩薩思惟過去為五欲故，受種種苦，卻不得利益。但若今日能為眾生受種種苦，當得利益。由於作此思惟，故「菩薩則能堪忍眾苦」。從前後文所表達的文意推論，顯然菩薩乃是因此思惟而能忍眾苦，前後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故此處疑問詞「云何」也應是表示「怎麼（如何）」的意思。

上舉例 13-17，從形式結構上看，「云何」皆位於主語之前的句首位置，但是就語義內涵來說，則「云何」都還帶有疑問副詞的語義色彩。

（三）擔任主語，用以詢問事物的內容或類別：

《地持經》與《善戒經》中的「云何」，除了疑問副詞的用法以外，還可擔任主語，用以詢問事物的內容或類別。這類句式中，屬於內容詢問的述語通常是「名」與「為」，或者是「名為」連文。述語之後的斷語，可以是名詞或名詞組，也可以是一個主謂結構的句子形式，例如：

(19) 云何名持？菩薩自種性初發心及一切菩提分法，是名為持。(地持經 T30n1581_p0888a14)

(20) 云何名性？性有二種：一者本性；二者客性。(善戒經 T30n1582_p0962c14)

(21) 云何名菩薩摩訶薩同利？菩薩摩訶薩既自成就具足善法，復以此法轉勸眾生，是名菩薩同利。(善戒經 T30n1582_p0990b14)

(22) 云何為種性？略說有二：一者性種性；二者習種性。(地持經 T30n1581_p0888b02)

(23) 云何為福？云何為智？三波羅蜜，所謂檀那、尸羅、羼提，是名福德。般若波羅蜜，是名智慧。(善戒經 T30n1582_p0967b19)

(24) 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云何名為菩提之行？菩薩若於此彼之處，若學若教，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謂戒聞思惟，是名菩提行。(善戒經 T30n1582_p0965c05)

(25) 云何名為菩薩摩訶薩供養如來？供養如來凡有十種：一者供養色身；二者供養塔；三者現見供養；四者不現見供養；五者自供養；六者他供養；七者利益供養；八者最勝供養；九者清淨供養；十者受持供養。(善戒經 T30n1582_p0991a22)

上舉諸例，述語或為「名」與「為」，或為「名為」連文，其後的斷語可以是名詞「持」、「性」、「福」、「智」、「種性」等，可以是名詞組「菩提之行」，也可以是主謂結構的「菩薩摩訶薩同利」、「菩薩摩訶薩供養如來」等。問句之後的經文，主要針對問句所提事物的內容回答，文末往往以「是名……」作結，故可推論疑問詞「云何」屬於內容詢問的用法。這種內容詢問的句式，還經常會以省略述語「名」、「為」、「名為」的形式出現，構成「主語+斷語」的簡式，例如：

(26) 云何四種煩惱？一者久習放逸煩惱數利；二者愚癡習惡知識；三者尊主王賊怨敵所迫，不得自在，其心迷亂；四者眾具不足常憂身命。(地持經 T30n1581_p0889b12)

(27) 初發心菩薩有四種緣、四種因、四種力。云何四緣？一者善男子善女人。……二者雖不見聞如上神變，聞說法者讚歎菩提及菩薩藏，聞則欣慶歡喜信樂。……(地持經 T30n1581_p0889c23)

(28) 云何布施四事？一者布施對治慳貪；二者成菩提具；三者以施攝取成就眾生。……四者以是因緣，在在所生，得大財富，得大種性，得大眷屬，是名布施四功德力，無餘無上。(地持經 T30n1581_p0898c19)

(29) 云何自性妄想？於色等假名事，若妄想言是色，是名自性妄想。(地持經 T30n1581_p0895b25)

(30) 云何尸波羅蜜菩薩性印？菩薩摩訶薩身口意業性自淨軟。……是名尸波羅蜜菩薩性印。(善戒經 T30n1582_p0963a27)

(31) 云何因樂？因內外觸，因觸因緣，故有受樂，是名因樂。因行善法得他世樂，是名因樂。(善戒經 T30n1582_p0966b02)

(32) 云何比丘不著地定？比丘於地不作地相……是名比丘修集地定。(善戒經 T30n1582_p0970b11)

例 28「云何布施四事？……是名布施四功德力」，例 29「云何自性妄想？……是名自性妄想」，例 30「云何尸波羅蜜菩薩性印？……是名尸波羅蜜菩薩性印」，及例 31「云何因樂？……是名因樂」等問答的行文結構，與上舉例 19、21、24 等例的形式明顯相同，故可將這類問句視為是省略述語的簡式用法。

在《地持經》中還有一種述語一般用「為」，斷語為數詞的形式。後面回覆的經文，則是就問句所提問事物的種類或項目進行回答，可歸屬於類別詢問的用法。這一用法，在求那跋摩所譯的《善戒經》中，並未出現，但在《地持經》中則有較多的用例，例如：

(33) 有十法，具足菩薩道摩訶衍攝。云何為十？一者持；二者相；……(地持經 T30n1581_p0888a12)

(34) 有六波羅蜜是菩薩種性相，令諸眾生知是菩薩。云何為六？謂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地持經 T30n1581_p0888b20)

例 33、34 問句中的「云何」，詞義上都可詮釋為「什麼」之意，乃針對事物種類詢問，問句後經文的內容，則是針對詢問項目的回覆。魏培泉（2004）已指出：

有一種句式是漢末以後佛經常用的，就是把「何等」放在前頭，要求對某個術語或條文作解釋或者要求把項目列出來。¹⁰

故針對事物內容或種類的詢問，疑問詞通常會使用「何等」一詞。而上舉這些例句，顯示「云何」除了引申出與「何等」相同的內容詢問功能之外，在種類詢問上，也已經與「何等」基本相同。這種種類詢問的用法，在《地持經》中，還出現了兩處省略述語「為」的例句，如：

¹⁰ 魏培泉著《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頁 244。

(35) 云何菩薩清淨施？略說十種。云何十？一者不留難；二者不異見；……（地持經 T30n1581_p0909b29）

(36) 有十種名稱功德、隨念功德。云何十？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婆伽婆。（地持經 T30n1581_p0902a08）

與「云何+NP」句式相同，上舉兩個例子中的「云何十」，亦可視為述語「為」省略之後的簡式用法。如例 36「云何十」，在南宋思溪藏、元大普寧寺藏、明方冊藏及宮內省圖書寮本中即作「云何為十」。這個例子雖然是屬於版本用字上的差異，但這種差異或許正是「云何為十」可以省略為「云何十」這一現象的反映。例 35 在上述幾個版本中，則是沒有「云何十」三字。雖然這兩個例句存在著版本用字上的差異，在解釋「云何+斷語」屬於簡式用法的效力上略顯不足。但是若配合「云何+述語+NP」可發展出「云何+NP」的簡式用法現象，則我們認為把「云何十」視為省略述語的現象這一推論，也並非毫無根據的說法。

三、《地持經》與《善戒經》中的「何等」

疑問詞「何等」在《地持經》與《善戒經》中使用的次數要比「云何」來得少，特別是在北涼曇無讖翻譯的《地持經》裡，總共只出現了 5 次。在《善戒經》裡則出現了 55 次。按照本文的統計，該詞在兩部譯經中的使用情況如下表二：

表二：

	地持經	善戒經
何等+為+NP	1	1
何等+名為+NP	0	2
何等+為+數	1	38
何等+數	0	4
何等+NP(作主語)	0	1
何等+NP(作定語)	2	8
以+何等+故	1	0
V+何等(作賓語)	0	1
總計	5	55

根據上表二，「何等」一詞在《地持經》與《善戒經》中大致可區分為主語、定語、賓語。其中較明顯的差異，在於兩部譯經對「何等+（為）+數詞」問句的

使用，《善戒經》共出現了 42 次之多，《地持經》卻只出現了 1 次。再比較「表二」與「表一」，《地持經》疑問詞「云何」位於「云何 + (為) + 數詞」結構中的例子共有 15 次，而在《善戒經》裡，則是一次也沒有。從疑問詞分工的角度來說，這種詢問事物類別或項目的問句，一般會使用「何等」作為疑問句主語。然而在《地持經》中，卻明顯都改用疑問詞「云何」，而不用「何等」。這反映出「云何」使用功能的擴展，也呈現《地持經》翻譯用語的特別之處。關於這一現象，本文將在下一節中作具體的討論。至於「何等」在兩部譯經中的使用例句，現列舉如下：

(一) 擔任主語，用以詢問事物的內容或類別：

詢問事物的類屬，本即疑問詞「何等」所具有的基本涵義，而對事物項目或條文細目的敘述，亦可歸於類屬相關的概念，故在《善戒經》的經文中，出現了為數較多的這類問句，例如：

(37) 菩提之道有十法，則能攝取一切善法。何等為十？一者支；二者翼……（善戒經 T30n1582_p0962b18）

(38) 菩薩性者有六種印，以是印故，一切眾生則得識知此是菩薩。何等為六？所謂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善戒經 T30n1582_p0963a09）

上舉兩例都是「何等」擔任判斷句主語，而以數詞為斷語的用法。語義上都屬要求說明某幾個項目或條文細目的問句形式。這種問句亦見於支謙及鳩摩羅什所譯佛經當中，¹¹顯然這是疑問詞「何等」在佛經文獻當中常見的句式。有時述語「為」可以省略，直接以判斷句主語「何等」加上數詞斷語形成問句的形式，例如：

(39) 觀察受苦眾生有百一十，為除是苦，修集大悲。何等百一十？一種生苦……（善戒經 T30n1582_p0992c18）

(40) 如是大苦，因十八種而得增長。何等十八？一者愚癡苦。二者受果報苦。……（善戒經 T30n1582_p0993b04）

(41) 菩薩具足四功德戒，能作四事。何等四？一者不犯。二者設犯尋悔。三者心生慚愧。四者不生悔恨。（善戒經 T30n1582_p0982b21）

除了類屬詢問之外，「何等」還有內容詢問的功能。這類問句在形式上通常是呈現「何等」（主語）加上「為／名為」（述語）再接上名詞性斷語的句式，例如：

¹¹ 楊如雪著《支謙與鳩摩羅什譯經疑問句研究》，頁 123。

(42) 何等為善取空？若於此物無彼物，故名為空。此物不空，如實知，是名如實不顛倒。……離言說自性，如實知，是名善取空。(地持經 T30n1581_p0894c13)

(43) 云何神通？神通有二種：一者變；二者化。何等為變？振動出火，光明示現，自轉其身，或現去來，現種種色，大眾隱顯，障他神通，言辭無礙，施他憶念，施眾歡樂，放大光明，是名變神通。(善戒經 T30n1582_p0971b27)

(44) 何等名為菩薩十二行。一者性行。二者解行。……十二者具足行。是名十二行。(善戒經 T30n1582_p1002b16)

例 42「若於此物無彼物，故名為空……離言說自性，如實知，是名善取空」，為針對「何等為善取空」所提問的內容作答。例 43、44 問句之後的回答，也都屬於相同的情形，所以後文分別都有「是名變神通」與「是名十二行」的解釋文句。而與類別詢問相同的是，述語「為」有時也可省略，例如：

(45) 如是等二十二事誰調伏耶？謂六種菩薩住六地者，如是菩薩則能教化調伏眾生。何等六地？一者至心專念菩提行地。二者淨心為菩提道地。……(善戒經 T30n1582_p0975b04)

例 45「何等六地」實即「何等(為)六地」省略述語之後的用法，不過這種內容詢問而省略述語的用例，在兩部譯經中僅有上舉這個例子。根據「表一」、「表二」所呈現的數據分佈來看，我們推測這應該是受到「云何」功能的擴展，在兩部譯經中大量被使用，從而壓縮了「何等」一詞的使用頻率，導致「何等」一詞作為內容詢問的用法也較少出現在兩部譯經中。

(二) 擔任賓語：

「何等」擔任賓語的例子，在《地持經》與《善戒經》裡並不多見，兩部譯經中分別都只有一個例句。一是擔任介詞賓語，一是擔任動詞賓語，其例句如下：

(46) 以何等故說三三昧？不增不減，有二種：有及無有。有為無為名為有，無我我所名無有。……(地持經 T30n1581_p0934c01)

(47) 十二因緣由何而出？是故觀業。眾生諸業或有受報，或不受報故。天眼觀何等？為眾生故，觀法界。(善戒經 T30n1582_p1012b12)

例 46「以何等故說三三昧」，意指「因為什麼緣故說三三昧」。例 47「天眼觀何等」，則指「天眼觀什麼」，故後文答以「觀法界」。兩個例子中的「何等」都可解釋為「什麼」的意思。

(三) 擔任定語：

魏培泉(2004)指出東漢以後「何等」可以作為「人」或「物」的定語。¹²這一用法，也呈現在《地持經》與《善戒經》的經文裡，但因為《地持經》較少使用「何等」一詞，所以只出現了兩例擔任定語的用例。《善戒經》中則有八例「何等」作為定語，其例句如：

(48)若人問佛：「住何等住處名為菩薩？」(地持經 T30n1581_p0928b07)

(49)真願菩薩有四事：一者何等人發心；二者緣何發心；三者發心有何相；四者發心有何福利。(地持經 T30n1581_p0941a03)

(50)真願菩薩有四事：一者誰發道心；二者因何發心；三者發心是何等性；四者發心有何功德。(善戒經 T30n1582_p1003b10)

(51)戒行菩薩有何等相？喜行菩薩所有功德，戒行菩薩悉以具足。(善戒經 T30n1582_p1004a29)

上舉例 48-51，「何等」分別擔任名詞「住處」、「人」、「性」及「相」等的修飾成分。語義上也同樣可以詮釋為「什麼」。

上面所敘述的內容，顯示疑問詞「何等」一詞在佛經文獻裡的用法，相較於「云何」來說，是比較穩定的。從漢代開始流行，一直到南北朝時期，其體詞性特徵，擔任主語、賓語、定語的功能，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四、疑問詞「云何」向「何等」趨同的演變過程

「云何」一詞在上古漢語本是一個謂詞性語詞，到了漢語中古時期，逐漸發展出體詞性功能。這類體詞性用法，又以擔任主語的功能為最多數。前文所引盧烈紅(2008)的說法，即指出「云何」在魏晉以後擔任主語的功能頗強，有些文獻中主要用作主語的特點。¹³擔任疑問詞主語的「云何」主要出現在「云何+(述語)+斷語」的結構裡，其中「述語」通常是「名」、「為」、「名為」等具判斷性質的繫動詞。「斷語」則可以是名詞組、動詞組、主謂結構的句子或數詞。當「云何」後面所接的「斷語」是名詞組、動詞組或句子時，「云何」的語法性質與語義概念往往會產生歧義現象，反映出「云何」正處於變化的過渡階段。至於所接「斷語」為數詞的句式，則是在「云何」變成體詞性語詞後，進一步的擴展。底下本文分別從「云何」的演變與擴展兩個方面進行論述。

¹² 魏培泉著《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頁 248。

¹³ 盧烈紅著《魏晉以後疑問代詞「云何」的發展與衰亡》，頁 95。

(一)「云何」的演變：

劉開驊(2008)曾以《論衡》一至十卷、《中本起經》及《六度集經》等十部著作的文獻語料，統計、分析疑問詞「云何」在中古漢語的使用情形。根據他的統計，「云何」一詞在主語、調語、賓語、定語、狀語等五大類句法成分中，以狀語最為常見，其次則是調語成分。「云何」充任主語、賓語、定語的例子，相對較少。語義表達方面，用於原因詢問的「云何」最多，其次為方式詢問。事物詢問和商榷詢問的並不多。因此他認為作為中古新興的疑問代詞，「云何」有其語義、語用的特點。¹⁴雖然劉開驊(2008)語料統計的來源，並非就所有中古文獻語料作全面性的歸納，但統計數據所呈現的結果，仍然能夠反映「云何」一詞在中古漢語的功能與特點，亦即主要用為狀語、調語以及原因詢問、方法詢問。其少量作為主語的事物詢問用法，則如：¹⁵

(52)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世說新語·排調》)

(53) 耆梨問言：「云何名為我夜已過，我日已出，利益時到？廣為我說。」(《阿育王傳 50/101b》)

「云何」這種針對事物內容詢問的主語功能，在《地持經》與《善戒經》中有大量的例句出現，其使用的次數，甚至高過擔任狀語與調語的用法。且除了針對事物內容進行提問外，《地持經》中還有 15 例作為事物類別(或項目)詢問的例子。¹⁶這說明「云何」作為體詞性語詞，在南北朝時期已較為常見。它從調詞性語詞擴展成體詞性用法的演變過程，大致上可從句法結構以及語義演變兩個角度來觀察。

首先，從句法結構來說，東漢以後的佛經語料裡，用來詢問原因與方法的疑問副詞「云何」，可以出現在主語之前或主語之後的位置，因此出現了許多「云何」位於句首的用法。魏培泉(2004)認為這類「云何」置於主語之前的結構，和漢語一般詞序不同，可能是受到翻譯的影響。¹⁷若以梵文本與漢譯本作比較，可以發現「云何」對譯的梵文疑問代詞「katama」、「katamad」¹⁸，或者疑問副詞「kathā」¹⁹在句中比較多是位於句首。例如《地持經》卷八：「云何菩薩攝取眾

¹⁴ 劉開驊著《中古漢語疑問句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04-105。

¹⁵ 例子轉引自劉開驊(2008)。

¹⁶ 「云何」擔任主語，詢問事物內容的相關例句，可參考例19-32。至於詢問事物類別的15例，為表一「云何+為+數」13例，與「云何+數」2例相加所得，相關引文，則可參考前文所舉例33-36。

¹⁷ 魏培泉著《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頁254。

¹⁸ 林光明、林怡馨編譯《梵漢大詞典(上)》(台北：嘉豐出版社，2005年)，頁580。

¹⁹ 同上注，頁581。

生」一句，《善戒經》卷七譯作：「云何菩薩利益於他」，所對應的梵文本作「tatra katamo bodhisatvasya parānugrahaḥ」²⁰。又如《地持經》卷八：「云何無罪修」一句，唐玄奘《瑜珈師地論》卷四十七譯作：「云何菩薩於施波羅蜜多無罪修作」，梵文本則作「kathaṃ ca bodhisatvaḥ anavadya-kārī bhavati」²¹。這反映「云何」在句中的位置，確實受到翻譯來源語的影響。²²而這類句式容易使「云何」佔據原本主語所處的位置，因此使得「云何」逐漸取代原本的敘事主語而成為新的主語，進而擴展出體詞性的功能。

其次，從語義內涵的演變來看，主語之後的疑問副詞「云何」，在語義表達方面是比較固定的。但位在句首的「云何」，在語義的理解上，卻往往會產生歧義的現象。舉個例子來說：

(54) 云何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十種：一者身供養；二者支提供養；三者現前供養；四者不現前供養；五者自作供養。六者他作供養。七者財物供養。八者勝供養。九者不染污供養。十者至處道供養。（地持經 T30n1581_p0925c04）

例 54 問句「云何菩薩供養如來」，如果從後文「略說十種」中，包含「身供養」、「支提供養」、「現前供養」……等，皆為供養如來之法，則「云何菩薩供養如來」一句，可理解為「怎麼樣菩薩供養如來」或「菩薩怎麼樣供養如來」的意思。但是從略說十種乃就「菩薩供養如來」一事的解說，那麼假使把整句話理解為「什麼是菩薩供養如來」的意思，在語義上也說得通。前一種語義概念的理解，疑問詞「云何」具有「怎麼樣」的意思，屬於謂詞性語詞。後一種語義概念，「云何」表「什麼」，已帶有體詞性的概念。正是因為「云何」處於這一結構之中，產生語義上的分歧，因而逐漸引申出「什麼」的意思。

類似這種語義分歧的現象，也出現在「云何+名/名為+斷語」的句式當中，例如：

(55) 云何名大乘？有七種大故，名為大乘。（地持經 T30n1581_p0937b09）

(56) 云何名大乘？有七事大故，名大乘。（善戒經 T30n1582_p0999c24）

²⁰ 磯田熙文、古坂紘一編著《瑜珈師地論·菩薩地·隨法·究竟·次第瑜珈處》（京都：法藏館，1995年），頁30。

²¹ 同上注，頁26。

²² 吳娟（2011）利用《維摩詰經》與龍國富（2013）分析《妙法蓮華經》的梵漢對勘資料，也都指出佛經語料中「云何」的使用，確實受到梵文來源語的影響。（參吳娟著〈漢譯《維摩詰經》中「云何」的特殊用法〉，《中國語文》第1期，2011年。又龍國富著《〈妙法蓮華經〉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12-116。）

(57)云何名為菩薩摩訶薩修空三昧？菩薩深觀一切諸法有可說性，是可說性不可說性中無故，名空三昧。(善戒經 T30n1582_p0997a09)

例 55、56 為一組對應的翻譯經文，兩部譯經都譯作「云何名大乘」。本文第二小節已經指出，佛經中「云何」位於述語「名」之前的問句，後文往往會有「是名……」的答句，因此從形式和內容來看，「云何」位於述語「名」之前，多數都是用以詢問事物的內容，帶有「什麼」的意思。但是此例後文回答「有七種大故，名為大乘」，明顯是針對問題的原因作答，因此「云何」應表「怎麼樣(如何)」之意，乃針對事物的原因進行發問。例 53「云何」位於述語「名為」之前，語義通常也都可詮釋為「什麼叫作……」的意思，但後文「是可說性不可說性中無故，名空三昧」，又是針對事物命名之原因所作的回答，「云何」又可理解為「怎麼樣(如何)」。

這種歧義的現象也出現在「云何+斷語」的簡式用法裡，例如：

(58)云何自性妄想？於色等假名事，若妄想言是色，是名自性妄想。(地持經 T30n1581_p0895b25)

(59)淨歡喜住信等十法，於此地淨對治所治及次第建立。云何對治？一者放逸不受菩薩戒違信菩提，是故以信對治；二者於諸眾生有殺害心違於大悲，是故悲心對治。……十者於佛疑惑違於供養，是故供養對治。如是十種對治所治，略說有二種。一者心淨，二者方便淨。前三種心淨，餘者方便淨。云何次第？菩薩信於菩提，於苦眾生而起悲心，起悲心故欲度眾生而起慈心，起慈心故而為惠施，為惠施故修習正義無有厭倦，無有厭倦故知諸經論，知經論故善知世間隨順世間，隨順世間故若煩惱起而生慚愧，以慚愧故不隨煩惱得勇猛力，得勇猛力故修正方便善法增長，多得勝利供養如來。如是十法，淨一切地。(地持經 T30n1581_p0954a26)

例 58 與 59 可視為「云何+名/為+斷語」省略述語「名/為」的簡式。²³這類句式在《地持經》與《善戒經》中出現的次數很高，通常後面也都以「是名……」作結。在語義的理解上，例 58 從後文「是名自性妄想」，可知是針對事物內容所作的詢問，此時「云何」表「什麼」之意。例 59「云何對治」、「云何次第」，為針對「住信等十法」內容的回答，「云何對治」表達「如何(怎麼)對治」的疑問，故後面的經文即就對治的十種方法提出回答。「云何次第？」則指「如何(怎麼)次第(先後次序如何)」的意思，所以之後的經文乃就十法之次序進行說明，故例 59 中的兩個「云何」可視為方法詢問的用法。

由於「云何」大量出現在這類疑問句用法當中，因此導致「云何」在語法功

²³ 魏培泉(2004: 245)曾舉支謙譯經「常修行佛三事。何等三事？一者，…常行三事，何等為三事？一者，…」為例，認為「何等三事」可視為一種簡式。我們認為「云何自性妄想」也可視為相同的情形。

能與語義表達上出現了轉移的現象。根據「表一」的統計，在《地持經》與《善戒經》裡，「云何+NP」的簡式用法使用的次數最多，其中有許多經文的NP成分本身其實是謂詞性的語詞，但由於這類謂詞性的語詞在經文中往往是承前使用，使得整個謂詞性語詞變成「云何」詢問的對象，試看下面這段經文的內容：

(60)在家出家菩薩翼有四法，菩薩修學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者善修業；二者巧便；三者攝取眾生；四者迴向。云何善修業？菩薩於六波羅蜜，決定修，專心修，常修，無罪修。云何決定修？檀波羅蜜。是菩薩於來求者，饒益不饒益，有德有過，要當施與。於諸惠施心不傾動。若人非人、沙門、婆羅門，世間同法，所不能壞。云何專心修？是菩薩於求來者，捨內外物，一切施與，無有悋惜。云何常修？是菩薩施無厭倦，一切時平等隨得隨施。云何無罪修？如施品說，離煩惱施。是名菩薩善修檀波羅蜜。(地持經 T30n1581_p0938b20)

「云何善修業」與後文「於六波羅蜜決定修、專心修、常修、無罪修」兩者的一問一答形式，顯示這是方法詢問與回以修行之法的問答，故「云何」可分析為句中的狀語，表「如何」之意。但是若從整段經文行文的結構分析，一開始指出菩薩翼有四法，「善修業」乃四法之一，故後文「云何善修業」，明顯是針對此一菩薩翼方法內容的詢問。其後「云何決定修」、「云何專心修」、「云何常修」、「云何無罪修」等，又是針對「善修業」的內容所進行的詢問與解說。因此，如果把「云何」理解為主語的性質，表達「什麼是善修業」、「什麼是決定修」等意思亦無不可。這種歧義的理解也就是「云何」由謂詞性疑問詞轉變成體詞性疑問詞的語義發展基礎。順著此一語義演變的方向前進，「云何」也就產生了與「何等」完全相同的語義概念，例如：

(61)云何變神足？以種分別，所謂震動、熾然、充滿、示現、轉作異分、去來、大小、色像入身、所往相似、隱顯自在、障他神通、與辯、與念、與樂、放大光明，如是等比，名變神足。(地持經 T30n1581_p0896c14)

例 61「云何變神足」，在形式上與例 58-60 的簡式用法完全相同，但從後文「如是等比，名變神足」(其語義可理解為「像(上面舉的)這一些，叫作變神足」的意思)一句結語，前後文互相對照，這個例子的「云何」就只能夠詮釋為「什麼」之意，單純具有體詞性主語的功能。當「云何」產生這種語義概念之後，其語法功能也跟著擴展，使之可以出現在「云何+(為)+數詞」的句式結構，產生了跟「何等」位於「何等+(為)+數詞」完全相同的句式。

(二)「云何」的擴展：「云何+(為)+數詞」句式的來源

在漢譯佛經裡，出現在「云何+為+數詞」句式中的「云何」，語義上是就事物的類別或項目進行提問，乃是內容詢問概念的延伸。這一結構的來源，應該與「云何」位於句首，產生能夠表達「什麼」的意思有關。而在具體演變的過程裡，部分這類句式的來源，可能是省略之後的結果。

由於「云何」發展出體詞性疑問詞的功能用法，致使它大量出現在「云何+名/為/名為+NP」等句式之中，其中「云何+為+NP」句式中的名詞組可以是「數+名(量)」的詞組結構，而如果把中心語的「名詞」成分省略，就形成了「云何+為+數」的句式，例如：

(62) 如是一切陀羅尼具四功德者，乃能得之非不具足。云何為四？一者不習愛欲；二者不嫉彼勝；三者一切所求等施無悔；四者樂法深樂菩薩藏及摩得勒伽藏。(地持經 T30n1581_p0934b05)

例 62 從經文內容來看，「云何為四」的「四」乃指前文的「四功德」，省略數詞之後的名詞成分，就成了「云何+為+數」的句式。這一演變情形，可藉由版本用字的差異得到印證，例如：

(63) 諸佛如來於十方世界施作佛事，利益眾生，略說有九種。云何為九？一者欲令眾生信心清淨故，受丈夫身，起諸相好……(地持經 T30n1581_p0959a08)

例 63 「云何為九」一句，在南宋思溪藏、元大普寧寺藏、明方冊藏及宮內省圖書寮本中，都作「云何為九種」，兩相比較，可以認為大正藏中的「云何為九」是省略以後的用法。又如：

(64) 無上菩提者，具七無上，於一切菩提最為無上。云何七無上？一者身無上；二者道無上；三者正無上；四者智無上；五者神力無上；六者斷無上；七者住無上。(地持經 T30n1581_p0901c06)

例 64 在南宋思溪藏、元大普寧寺藏、明方冊藏及宮內省圖書寮本中，都作「云何為七」。比較兩種版本用字上的差異，我們假定其原形所要表達的應是「云何為七無上」，大正藏經文省略繫動詞「為」，寫作「云何七無上」，宋、元、明、宮等版本則是省略數詞之後的語詞，寫作「云何為七」。由此亦可說明「云何+為+數」的句式，應是經文省略之後所形成的結果。

五、結語

疑問詞「云何」的來源，雖可追溯至上古漢語的文獻，但大量被使用卻是到

了中古漢語的階段，特別是在漢譯佛經的文獻裡。「何等」雖產生較晚，但至遲在漢代也已開始流行。兩者原是詞彙系統裡分工的兩個疑問詞，一個主要用於原因詢問與方法詢問，出現在狀語跟謂語的位置；另一個則是以種類詢問或內容詢問為其核心語意，擔任主語、賓語或定語等功能。而伴隨著「云何」語法功能的擴充與演變，原本分工的界線也逐漸被打破，使得「云何」與「何等」可以出現在相同的句式裡，扮演相同的角色。這種趨同的現象，在《地持經》與《善戒經》兩部同經異譯的佛經語料裡有明顯的反映。本文主要透過分析「云何」與「何等」在兩部譯經中的使用情形，探索此一演變的趨勢。

根據上文的討論，我們認為「云何」語法功能擴展的因素之一，乃是受到翻譯語言目的語與來源語語法結構或語序差異所造成的。由於受到來源語的影響，東漢以後出現大量「云何」位於句首的用法，致使「云何」在句法結構重新分析以後，逐漸由修飾成分轉變成主語的功能。同時在語義的表達上，也從原本表「怎麼（如何）」的原因詢問、方法詢問，轉化成「什麼」的意義，形成內容詢問的用法。進一步的發展，則是「云何」的語法功能擴充，出現「云何+（為）+數詞」這類斷語為單一數詞的疑問句。而依據版本用字的異同，影響產生此一句式的因素之一，可能與斷語中心語省略有關。

另外，從兩部譯經的分佈情形來看，「云何+（為）+數詞」這種疑問句式只出現在《地持經》裡，而不見於《善戒經》之中。兩部譯經在表達詢問事物種類或內容項目時，北涼曇無讖所譯的《地持經》除了1個例子是用「何等」以外，其餘都是使用「云何」作為疑問詞。反觀劉宋求那跋摩所譯《善戒經》裡，則都是採用疑問詞「何等」，不用「云何」。兩位譯者所用以翻譯的語詞明顯有別，顯示「云何」這一語法功能的擴充，可能具有地域性的區別，因此在表達詢問事物種類或內容項目時，《地持經》已可使用「云何」一詞作為疑問詞，《善戒經》則仍然只能使用「何等」。

徵引文獻

一、近人論著

-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台北：中華佛典電子協會，2008年。
- 李建生著：〈兩部《維摩詰經》「云何」歷時研究〉，《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2期，2008年。
- 吳娟著：〈漢譯《維摩詰經》中「云何」的特殊用法〉，《中國語文》第1期，2011年。
- 林光明、林怡馨編譯：《梵漢大詞典（上）》，台北：嘉豐出版社，2005年。
- 周法高著：《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九，1959年（據1994年）。
- 俞理明著：《佛經文獻語言》，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 楊如雪著：《支謙與鳩摩羅什譯經疑問句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
- 劉開驊著：《中古漢語疑問句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 盧烈紅著：〈魏晉以後疑問代詞「云何」的發展與衰亡〉，《長江學術》第4期，2008年，頁94-101。
- 龍國富著：《《妙法蓮華經》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磯田熙文、古坂紘一編著：《瑜伽師地論·菩薩地·隨法·究竟·次第瑜伽處》，京都：法藏館，1995年。
- 魏培泉著：《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年。

The Origin and Change of “YUN HE” on the Functions of Substantive.

Tseng, Yu-fu*

Abstract

“YUN HE” and “HE DENG” are two common Question Words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Originally, they had different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semantic expressions. However, the comparison between “Bodhisattvabhūmi” (translated by Dharmakṣema) and “Bodhisattvabhūmi” (translated by Guṇavarman) shows that these two different words could exist at the same position and express the same meaning in the sentences. It means the original division of “YUN HE” and “HE DENG” has been changed and used with the same functions and expression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usage of two question words in these two different version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found that this change related to reanalysis of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extensions of the mean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analyzed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extended meanings, it led to the result of the change.

Key words : Question Words, substantive, YUN HE, HE DENG

* Assistant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